

一路前行

■特约撰稿人 包广杰

我的文学启蒙人是父亲。

父亲做过几十年的小学和中学教师，在我上小学三四年级时就给我订阅了《中国少年报》。干农活儿时，父亲也常常教我背诗，与同龄的农村孩子相比，我是很幸运的。

1988年，18岁的我毕业分配到漯河工作。次年，我写了篇散文《窗外》，幸运地在《漯河报》发表，这是我正式发表的第一篇文章。1992年，河北少儿出版社的《儿童大世界》杂志发表了 my 《童趣》一文，是回忆家乡风土人情和童年往事的文章。后来，我还收到了50元稿费——那时候一个月工资才100多元。兴奋之余，我又写了一篇几千字的小说《燕儿燕儿》寄了过去。不久我接到了编辑的回信，说这篇小说太沉重，篇幅也太长，不适合发表，但文笔清新，希望以后多写一些适合少儿



■特约撰稿人 安小悠

一到春天，我就特想出去走走。

无论站在田埂上望望返青的麦苗、开花的野草、飞舞的蜜蜂和蝴蝶，还是坐在高岗处看看如烟的远树、河流，或者河流上偶尔飞过的白鹭、喜鹊和燕子，又或者远处某个孩子放飞的纸鸢……生活中，我们需要这样的时刻，卸下所有的负累，在春光中缝补自己、疗愈自己。

人间，只要还有春风化雨、阳光明媚的日子，只要还有草生草长、花开花落，只要燕来雁返、爱的人如期归来，都值得我们伸开双臂、紧紧拥抱。

这个春天，我拥有一些自由时光，便常常沿着乡村野道徒步跋涉。有时走得近，漫无目的地跋涉；有时一路走到天黑，披了月色回家；有时塞上耳机，听一些老歌；有时敞开耳朵，任春风灌满。生活里的各种忙乱常常弄得人焦头烂额，能这样心无挂碍、不疾不徐地走在春风里，让我觉出一种奢侈的幸福。



■王艳敏

早上整理儿子的书柜，我在角落里发现了一只玻璃材质的沙漏。这只沙漏晶莹剔透，蓝色的沙子闪着耀眼的光芒，像极了夜空的繁星。当初送给孩子沙漏时，就是希望他能够珍惜时光、懂得时间的宝贵。拿起沙漏的一瞬间，我停下了打扫卫生，静静地坐了下来，把有沙子的一头朝上，观察沙子流下时的变化。

蓝色的沙子从玻璃球体经过狭窄的连接管道簌簌而下，像细小的水流，密而急。沙子在下落的过程中变成了无色，发出透明细碎的光。落到下面的玻璃球体聚成了一个圆锥形，堆到一定的高度再向四周扩散。流下的沙子越聚越多、越聚越高，直到上面的沙子落完，沙漏又恢复了我刚看到它时的样子。我脑海里突然就闪现出“聚沙成塔”这个成语——这多像我们的人生，由一个个简单而平凡的日子堆积而成。但沙漏里的沙子可以反复下落，我们的人生却只有一次。

有多久没有静下心来去做一件事了？沙子下落的过程，就像时光流逝的过程。我的人生已经进行到了下半场，却越发爱这个五彩斑斓的世界、爱每一



■魏军涛

无树不成村。树在四季是不一样的，给人的感受也不一样。

春天，树的线条是弯曲的、向上的，颜色是嫩黄嫩绿的。在睡了长长一冬天的觉后，僵硬麻木的枝丫扭扭身，苏醒了。氤氲绿意笼罩着一棵棵树的树冠，像蒙蒙的雾。枝条变得毛茸茸的。芽苞和花苞参差间探出了头。汁液发酵了，从树根、树干汩汩流动，压到枝梢，贮满芽苞和花苞，仿佛阀门一开就



阅读的短文章。这是截至目前我收到的第一封也是唯一手写的编辑回信。尽管是退稿信，仍给了我很大鼓励，因此被我一直珍藏着。

但年少的我还是辜负了编辑的鼓励，非但没有往儿童文学道路上走，还差一点儿把文学这条路走丢了。身边有人引导、自控能力差，加上恋爱、结婚和工作的忙碌，有时我一年也就写那么一两篇短文。幸运的是我身边有几位笔耕不辍的文友，在他们的影响和鼓励下，我的写作才没有完全中断。

几乎是弹指一挥间，我就进入了四十岁。虽然还有些“惑”，但我已经意识到后半生应该和文学发生亲密的关系。时间的拐点应该是2015年。援疆回来以后，我把业余精力几乎都投到了读书和写作上。特别是同年3月，读书会在沙澧大地遍地开花，我周围聚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本地文友。后来，通过



春风从江南启程，跋山涉水千万里，到我身边时已是浩浩荡荡。我愿沿着春风的脚步走到天涯海角去。田里的油菜花还没开，可铁路沿线的野油菜已经开了——纤细的枝头挂着三两点瘦花，在风里摇晃，远远望去宛如碎金，在春风里闪着光亮。

白居易说“春来江水绿如蓝”，不只江水，河水也绿如蓝。青草绿了，水草也油油地开始在水底招摇，再有蓝天映水，河水就如蓝了。“江山风月，本无常主，闲着便是主人。”我像一个渔者，在河边不为鱼，只为钓风、钓云、钓月，也钓浮生半日闲。

河边的简易棚屋上斜插着一面国旗在风里飘扬，满目皆绿时，那点红就显得尤为动人。踩着松软的泥土，沿着河堤走走停停，我的白布鞋上沾了草色，那正是春天的颜色。很多年前，我还是青涩的模样，也是这样的一个春日，刚下过雨，我的鞋上沾了泥，你俯身为我擦净。那时你真温柔。你肯定不知道，我便是从那一刻爱上你的。

不知不觉间，暮色已阑珊。昼将去



个阶段的自己。人到中年，不如把脚步放慢，让自己静一静，欣赏沿途的美好风景，为那些最简单的幸福而感动。如果把人的一生用四季来表示，那么童年如同春天，让人觉得柔和而温暖；青年如同夏季，热烈而奔放；中年如同秋天，是收获的季节也是播撒希望的季节；老年如同冬天，是一壶醇香的老酒。

如果有人问我，假如现在能选择自己的年龄，你会怎么选择？我会不假思索地回答：依然选择当下的自己。尽管粗了一圈的腰围、眼角的鱼尾纹、脸上的黄褐斑、不再明亮的眼睛都在提醒我已经不再年轻，可这又有什么用呢？这不就是岁月赐予中年人该有的模样吗？

午休时，我和单位的小姑娘去散步。年轻真好啊！小姑娘姣好的面容、轻快的步伐，浑身上下洋溢着青春的气息。看到她的身影，思绪又把我拉回了青葱岁月。我的青春也曾绚烂多彩过、也曾奔放过，这已经足够了。年龄的增长，也并不妨碍我对于美好事物的追求。

父亲有病住院，我去陪护。曾经健壮的父亲刚经历过一次小手术，明显体力不支，累得气喘吁吁。我坐在旁边握



要喷射出来。萼片裂了，就抖搂成一根根油光发亮的柔条、一片片嫩嫩肥肥的叶、一朵朵娇艳欲滴的花儿。

夏天，树的线条是横的、平铺的，上面是一团一团的，颜色是浓绿的。树枝被重重的叶子压低了，舒展着、托举着。叶子凡凡的，铺展得像张席，密密匝匝的。绿荫一层层，积云一样，高低错落，遮住漏下来的每一丝光。鸟儿欢快地唱着，还有蝉儿，却只听见声音，找不到身影。

秋天，树的色调是红黄的，线条是竖列的，神情是孤郁的。树卸下了负累，果实落了，树叶落了，树干明显起来、瘦削起来。树枝的腰支起来了，挽梳成一丛丛竖立的线。叶子枯了、黄



读书会的平台，我认识了一些省内外文学名家和文友，那时才打开了一扇瞭望文学的清晰窗口。

在文学这条大道上，有我崇拜的知名作家，有比我年轻却远远跑在我前面的“90后”“00后”作家。我开始不停地写作、读书，再写作、再读书。2018年可以算是我幸运的“文学元年”。我第一次在省级报刊和外地媒体发表文章；同年6月，我还到河南文学院旁听了三天课。这两件事对我的激励很大。从那以后，我的一篇文章频频见诸国家级、省级的报刊上，我感到很振奋。



未去、夜将来未来，混搅在一起的黑白犹如深海。抬眼西望，落日还停在地平线上，玫瑰色的光芒正在消退……不多久，头顶的月亮透出薄影来，像小孩子画的，画没画好，擦又没擦净……

月亮渐渐清晰起来。三月的大地，处处涌动着或浓或淡的新绿，而月光似乎也染上了绿意，有种说不出的柔嫩。真的，三月的月光比新抽的柳条还软、比初生的芦芽还嫩，是轻描淡写的缥缈，是如烟似雾的朦胧。身披这样的月光，心底会有一种空灵，似乎凡尘沾染的浑油和疲惫皆被涤净了。

落花依草、绮霞映水，都是动人的风景，但难入肺腑。然而春风浩荡、皓月当空，却能美得深入人心。在这样的月夜里，咀嚼着往事慢慢前行，我知道，人生旅途中，在如此朗润的月色中行走的日子并不会多。我想如朱自清一样，在这样的月色里做一个“笼着轻纱似的梦”。

白日里，大地是热闹的，杨柳青、春花灼，从头到脚都是“欣欣此生意”。而夜晚静极了，月光之下感受着



着父亲的手，想带给他一些温暖——父亲老了，那双手宽大粗糙、布满老茧，总让我不禁想起过去的时光。年轻时，我总觉得时光就像一条永远也走不完的路，把希望寄托于未来的美好日子。时光匆匆，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会在心头留下一块烙印。

我们经历过的日子如同堆积的沙予，越积越厚、越堆越高。有耀眼的日出，也有暮色中的黄昏；有初暖的春天，也有傲雪的寒冬；有风和日丽，也有狂风暴雨；有新生的喜悦，也有失去的痛苦。法国作家莫泊桑说过：生活不可能像你想象得那么好，但也不会像你想象得那么糟。人的脆弱和坚强都超乎自己的想象。所以，平凡的我们要做的就是坦然面对，把苦和累埋藏于心底，迎着风霜，继续前行。

我站起来推开窗户，阳光正好。我再一次拿起眼前的沙漏，周围的一切都会变得安静而美好。时光像一场盛大的烟火，从静静等待到璀璨天际，再到灰飞烟灭，留下的是一段美好的回忆。一壶好酒需要时间来酿造，一段美好的时光必能酿造出醇香的美酒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们的阅历会更加丰富，心怀感恩，内心便会充盈。



了、红了，垂着露、缠着霜，倒挂着，一片片、一排排的，硬硬的像刀削过一样薄。西风过来，如剃刀，剔过树的骨肋，叶子“沙沙”地响着，跌落下来，平铺了一地，五彩斑斓。

冬天，树的色调是灰黑的，线条是杂乱无章的。寒气一天天加深，树被冻得似乎失去了水分，干硬枯瘠。院墙头、屋脊上，横七竖八写满了枝条的灰道道，直的弯的、粗的细的、深的浅的。西北风一起，无数线条交叉缠绕，又拆零打散，摆成瞬间的奇形怪状。空气中传来“呜呜”的嚎叫声、“嘶嘶”的撕裂声、“嗖嗖”的呼啸声。在这样的天气里，人们拘在院子里，弓着背缩成一团，袖筒里拢着手，眯起被灰土迷



与此同时，在和各地文友的交流中我也感到了差距和压力——我是一名不算年轻的文学新兵，而且是排在队尾的新兵。

每个人的文学之路几乎都离开了编辑的陪伴和帮助。有人说，编辑是像老师一样的蜡烛，照亮了作者前行的道路，自己却在默默地奉献、燃烧。文学路上，我感觉自己是幸运的，因为有许多正直、辛勤 的编辑（大多数没有谋面）的厚爱，有很多热情文友的鼓励和陪伴。同时我也清醒地知道，这也是一条艰辛的、孤勇的道路，我只有不断前行，才能有所收获。



大地的欢腾，反而有一种孤独的璀璨。月亮悄悄地从灰蓝色的薄云里弹出一些柔和的光线，投射到地上的影子、树木的影子、我的影子都很淡。让人沉静、安宁的同时，也带给人无限的遐想。

世界之大，山外有山，而我们的日子正一点点缩短。寻常的日子会成为明天的怀念。未来可期，可我已不再说来日方长。很多人和事都太仓促，我只想过好当下的每一天。心境也变得平和，我更偏于顺其自然。即使结果不尽如人意，也不会太过伤怀。

静夜中偶有声响，无论从远方传来，还是从内心深处传出，竟都像隔着数百年，在长安一片月中回响着“万户捣衣声”。也许仅仅是心境之故，此刻想到这样的诗句不免觉出另一种人生况味。而我在等的那个人，还没有骑上他的白马，在月色中启程。

月色浸衣，仿佛已参透人生八苦，竟返璞归真、裸如处子了。我真想就这样一直走着，走到白发满头，走到地老天荒……



■范振宇

中原，新郑机场
料峭春寒中
温暖我们是空中的骄阳
一群匆忙之人
带着行李，背着行囊
步履踟蹰，追赶着即将西去的太阳
带着使命，告别妻儿
挥手告别了我们的家乡

飞机移到云朵之上
俯瞰脚下，已是白云朵朵
遥想先人
飞天只能是梦想
看今朝，可九天揽月
随时拥抱美丽的星光
太阳西行，是跑累了吗
为什么敛起了美丽的霞光

余晖下
隐约看到边塞山川素裹的银装
追上了，追上了
我们和太阳一起驻足大美新疆
卸下行囊，披上铠甲
一腔热血投入援建的第二故乡



了的眼，看看灰暗的天和墙头上残断的枯枝，听听高低起伏的呼啸声，摇摇头，掩上风门钻进屋去了。瓦楞上几只吹翻毛的灰喜鹊哑着嗓子拼命“喳喳”两下，斜斜地坠到屋脊后。

一排排的树如蓬松的草，点缀在疏落的村庄上。黄的土、赭的墙、黑的瓦、墨的树、灰红的天空，一幅沉默寂寂的古画。下雪时，树一夜间白了头，雪压弯了枝，大地一片白茫茫。白的画面上，浓墨刷着粗细长短的道道，再往上，满是白与黑的线条拼接跳跃，如黑白的龙蛇缠斗，蓄着勃勃张力……



别样情怀

修家谱 传家风

■特约撰稿人 华文菲

捧起我眼前的这本家谱，我百感交集。

十多年前，儿子出生，生活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，让我从商场转向家庭。由于缺乏产后调理，得子后的喜悦很快转为无助，我好似患了产后抑郁症。整天拖着虚弱乏力的身子，一边操心刚上初中的女儿的学习，一边照顾嗷嗷待哺的儿子，白天吃不香、夜晚睡不稳，精神恍惚、心力交瘁，心灵的堡垒一度坍塌，各种坏情绪接踵而来。在无限的黑夜里，我告诉自己：没有人可以救你。只有自强，才能建立自己的精神宝库。

常言说，与雄鹰为伍，与智者同行。受良师益友的影响，我在郁闷中开始读书，也从人生的沼泽地迈进了文学圈，结交了许多优秀的文友，爱上了养花种草、喝茶静心。不知不觉中，我从哀怨的家庭主妇变成了一个热爱生活、积极乐观的中年“文青”。

无论何时，想起那个迷人的秋夜，我都会心潮澎湃。那个秋夜，



■特约撰稿人 贾 鹤

家里的阳台上种了很多绿植。从冬到春，它们和谐共生、各自美丽。

以前阳台上堆满了杂物，浪费了好大阳光。自从把杂物清理出来、种上绿植、摆满多肉后，阳台就成了我心中的桃花源。我每天都要花些时间在阳台上，闻闻花草的清香、摸摸新生的嫩芽、检视根部的土壤是否需要浇水、清扫掉落的叶子……忙这些的时候，我心境平和，仿佛这无言的生命有让人心安的力量。

阳台狭长，女儿饲养的兔子占据了阳台的东隅，西边从窗台到地上摆满了花草和多肉。我过生日时，闺蜜送来花架，把散在地上的多肉全部迁居新家，在地面清出一条道路。从此，每天浇水看花踱步，我仿佛走在开满鲜花的小路上，路两边的花草都在迎我。

兔子笼上挂着一串风铃，它吃东西时会弄得铃铛发出脆响——这是女儿制造的浪漫。对面的花草默然颌首，叶片在阳光下闪亮。它们动静得宜、和谐有序地共同演奏着一首乐章。而我揭开新一天的美好，阳台上养的每一盆绿植都倾注了我的感情，看它们的时候，我的眼神里自然多了几分包容和宠爱。

这盆多肉根部不知何时生了根杂草，这不速之客像纤细的绿衣舞者，比共处一盆的“众队友”更让人怜惜。而有些多肉盆里的“意外来客”则有喧宾夺主的架势，女儿几次要拔掉都被我制止。我放任它们争夺有限的生存资源，不去辨别主次，因为觉得每个生命都值得平



■特约撰稿人 韩月琴

2015年底，我开始了二胎妈妈的成长之路。

在养育老大的过程中，我只会做几样简单的家常便饭。有了二宝后，人到中年的我对营养的要求“水涨船高”。每到周末，我都会想方设法做二宝喜欢吃的饭菜：卤鸡爪、炸肉丸、炸河虾、蒸大虾……这些以前根本不会做的美食如今成了我的“轻车熟路”。前两年，朋友圈里的“烘焙热”一浪高过一浪，看着别人的作品光鲜夺目，香味好像要溢出屏外，再想想俩孩子都喜欢吃糕点，我也买了烤箱及烘焙原料，闲暇时照着网上的方法试着做。没想到我还真的做成了，且花样越来越多、口感越来越好。现在，无论蛋糕、面包、饼干，还是蛋挞、酥饼，只要孩子想吃，我打开烤箱一小时左右都能搞定。每当我忍不住发了带美食图片的朋友圈，总会引来很多朋友点赞，甚至有好几个人评论说：“姐，可以开蛋糕店了！”虽是一句玩笑话，但是满含着认可的意味，这让我的心里充满了愉悦。

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，除了各种生活技能在渐渐提升，我性格上的棱角也被慢慢磨平了。年轻时，我的脾气比较暴躁，耐心不足。家人和朋友常常形容我是“麦秸火”脾气，一点就着。这些年，我养大了大宝，生下了二宝，过了不惑之年，变得更加温柔平和。记得上一

风清气爽，我终于约上百忙之中的文友出来散步。我们走进河堤公园，头顶上无数星星在浩瀚的宇宙发出亮光，让我震撼、让我陶醉。散步中，文友也不忘聊文学、聊人生、聊写作，聊着聊着就聊到了家谱。我猛然想起十年前父亲交给我重修家谱的重任。由于我没有接触过家谱，心里完全没有概念，根本不知道从何下手，所以一直搁置了。那天晚上，文友给我讲了家谱的大致内容和注意事项，并给我推荐了可以参考的资料。在她的鼓励下，我开始动手收集族人信息、整理家谱资料。

有人曾嘲讽我：都一把年纪了，为啥还要费心劳神地舞文弄墨？还不如打打牌、跳跳舞、唱唱歌来得自在。但我知道，那不是我想要的生涯。

历经一年有余，2022年底，我终于完成了家谱的重修工作。虽是薄薄的一本小册子却意义深远。它让家族成员有归属感，既是族人团结友爱的纽带，也是孩子们成长的风向标。



等对待，主角和配角哪有天生的命定。明面上一派繁盛，泥土下的抢夺和竞争不得而知。但此刻它们高低错落、深浅不一，植根同一处所，不离不弃，就是我乐见的欣欣向荣。

我喷洒农药时不小心撒在那盆玻璃翠的叶子上，原本光洁的叶片便起皱干枯了。本以为伤了根它可能会死，过了一段时间，它仍然顽强地活着，起皱的叶子上还生了新的嫩芽，只是旧叶子上的伤疤赫然在目。每次看到，就想起它的遭遇，仿佛它在人间历劫。

西墙根那株栀子花最是娇贵难养，喜酸性土壤，要透水通风，光照、温度、营养缺一不可。那盆被我取名为“豆豆”的多肉，每组叶子分为两片心形，早上舒展，晚上合拢。好比一颗心，最初总是无所顾忌完全敞开，后来经历世事尝尽冷暖，慢慢关上心门。如果叶也有心，它们的一天仿佛我们的一生，晨昏之间历尽沧海，朝暮回环浮生如斯。

“到阳台去”——仿佛内心的一种声音。它让一颗心总有处安放，那里有仰望天宇的澄净，有近处人家的灯火可亲，还有此刻手边花草的芬芳。这一年四季的阳台都不曾让人失望，不管我沮丧或欢喜，都沉默相伴、始终如是。

每人都应该有个心灵阳台，遍布绿植、充满花香。它是摆脱琐碎庸常的梦幻岛，是供心灵呼吸的氧吧；它会扫去胸中沉闷之气，注入力量 and 希望。这个春天，就让我和我的心灵阳台共同做一个梦——关于成长，关于期待！



次发火在还是三年前。那天晚上，我突然失去了理智，对着二宝大吼大叫，把他吓得大哭起来。但过了一会，他脸上还挂着泪痕就已经绽开了花儿一样的笑容——他一点 儿都不跟我记仇。那天，我想起胡适曾在《我的母亲》里写道：“世间最可厌恶的事，莫如一张生气的脸；世间最下流的事，莫如把生气的脸摆给旁人看。这比打骂还难受。”从那以后我渐渐明白：所有在自己面前的粗暴怒吼，都是自己修行不够。自此，我再没有在孩子面前暴躁过，心态比以前更平和、语气比以前更轻柔、耐心比以前更长久。我想：这不仅 是养育二胎带给我的变化，更是一种心智上的成熟。

闲暇时，我喜欢读书和写作，生活中的很多焦虑和困扰就会在阅读中找到答案；把自己日常生活中的点滴感受记录下来，也是一种心灵的释放和慰藉。这种习惯不仅在精神上愉悦了自己，还在潜移默化中让孩子也爱上了阅读，从有趣的故事中学到做人做事的道理，这比说教有用得多。

回首几年来的养育二胎之路，我不仅有技艺上的提升，更有精神上的富足。我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慢慢变得睿智、强大。经济独立、精神自由，依靠自己的双手把日子过得活色生香。这，是我作为新时代女性的骄傲与自豪！